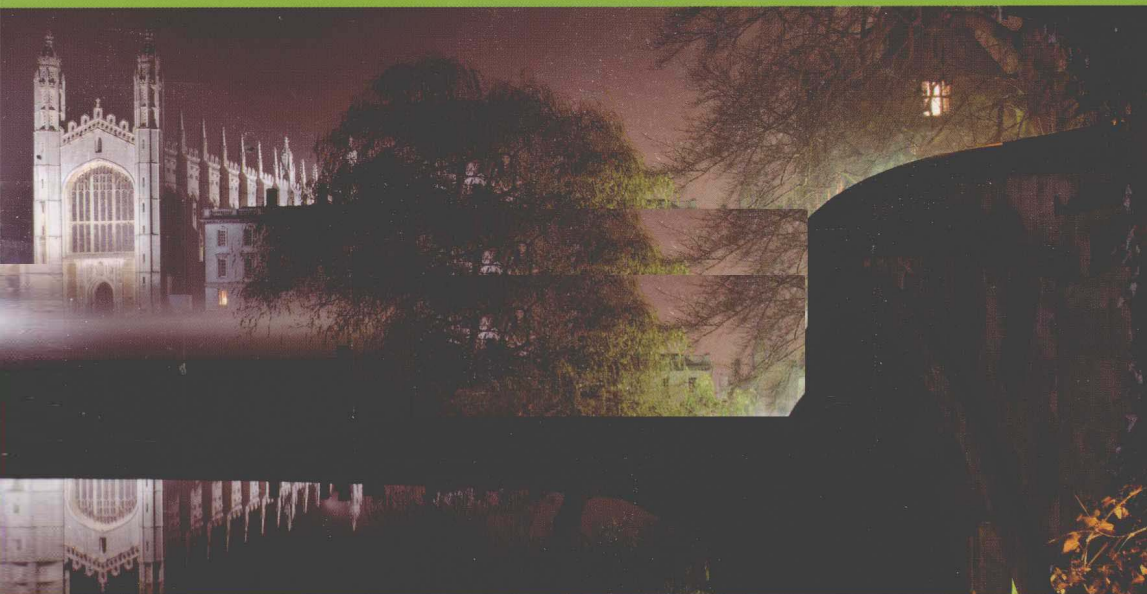


REFLECTIONS ON CAMBRIDGE

启蒙之所 智识之源

——一位剑桥教授看剑桥

〔英〕艾伦·麦克法兰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启蒙之所 智识之源

——一位剑桥教授看剑桥

〔英〕艾伦·麦克法兰 著

管可秣 译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之所 智识之源/(英)麦克法兰著;管可秣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ISBN 978-7-100-07517-6

I. ①启… II. ①麦…②管… III. ①剑桥大学—概
况 IV. ①G649.56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614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启蒙之所 智识之源

——一位剑桥教授看剑桥

[英] 艾伦·麦克法兰 著

管可秣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7517-6

2011年4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8%

定价: 37.00 元

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

启蒙之所 智识之源

——剑桥校训



致中国读者

为《启蒙之所 智识之源》中译本作序，是一种特殊的愉快。至此我的书已有六种译介到中国，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玻璃的世界》（2003年）、《给莉莉的信》（2006年）、《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2008年）和这本《启蒙之所 智识之源》；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日本镜中行》（2010年）。以上五种的译者都是管可秣。在此我要向译者、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三联书店表示感谢。

从表面看，我迄今撰写的二十余种著作好像是在论述各不相同的问题，但是究其内里，它们蕴含着几个共同的主题。而且，这些著作都与当前这本论述剑桥的书有着密切的交织关系。

写作《启蒙之所 智识之源》的念头，实际上，萌生于我和我的一名中国博士生同访华南的旅途中。由于我们的有趣讨论，加之我在剑桥辅导的中国学生日益增多，我渐渐意识到，这些中国学生，以及在剑桥作长期或短期访问的中国学者，毕竟来自一种迥然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他们急需一部指南，以索解剑桥的闾奥。今天，中国学生已构成剑桥最大的留学生群体，并且还有更多的中国人希望来此求学，若能有这么一本书，说明英国的大学是如何运作的，特别是阐述剑桥和牛津这两所名校的运行之道，我以为将大有裨益。

1996年至今，我在朋友和学生的陪同下六次游历中国，访问了多所大学并在那里讲学，所到之处，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武汉

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汕头大学、厦门大学、成都大学；此外我还作为“李嘉诚剑桥访问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授课。其间，我和很多大学师生进行了交谈，同时也造访了不少中小学校。

由此我认识到，在一定意义上，当代中国正努力按照西方的模式，特别是英美两国的模式，打造自己的大中小学，因而很需要进一步深化对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机构的认识。为了呼应这种需要，本书不仅详述了一所西方大学的外表和外在于结构，即所谓皮相，又尤其揭示了它的内在精神，或曰本质。内在的东西虽然更难说清，但是我的人类学训练和研究已经教会我如何深入探究。而身兼历史学者，我的史学素养则教会我从长线观察一个地域的变化性和连贯性，如剑桥在漫漫八百年中所表现的那样。

将西方大学体系的外在形式和内在本质一并移植到当代中国，无疑十分困难。难就难在大学并不是一个可以单独分立出来的组织。一家汽车制造厂，或者一间企业管理办公室，倒是比较容易照搬，一所大学却不然，因为大学与它所处的那个文明在方方面面都深切地融成一体。为了移植成活，或者反过来，为了留学有益，就必须更加宽泛地了解一所西方大学所处的文化环境。例如，我在书中告诉读者，英格兰的法律、经济、政治权力、家庭结构、阶级关系、个人性格等等，自有它们长期形成的特点，剑桥精神不仅是一面折射它们的镜子，也是一个塑造它们的模具。剑桥大学诞生于一种特定的宗教背景，又从希腊和阿拉伯的源头汲取了一揽子特定的思想方法和逻辑，可见，剑桥大学赖以成长的那个世界判然有别于中国的儒家文明。

英格兰，以及剑桥，历来比较独立，也比较富裕，故而有机会孕育一个良性的环境，供其居民无畏无羁地探究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人们普遍认为，正是这种限制无多的自由，为创造和革新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提到创造性，我希望读者注意本书的一个要旨。我在书中试图解释，什么样的环境才会是人类进取心的最佳温床，能够引发各种领域的发现、

革新和创造性思维。在这方面，剑桥提供的环境可以说无出其右。我们发现，剑桥绝不仅仅是普通意义上的官办机构；它是一个理想，一种生活方式，一次营造优异教学环境、鼓励知性和创造性生活的伟大尝试。

很多西方人感到惭愧，因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我们骄狂的祖辈曾经压榨和羞辱中国。我本人的几位祖辈也难辞其咎，其中有一位曾任英国驻厦门领事。所幸我的祖辈中也不乏教育家，其中有一位曾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院长，那是剑桥最伟大的学院之一，碰巧也是如今我所属的学院。中国读者将有望看到，本书大力弘扬了祖辈们的教育成就，而不齿于他们的帝国功业。

剑桥的八百年发展史还可能给予人们另一个启示，或许也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那就是：一切文明都需要改变自己，调整自己，去恶除旧，不断从新思想的涌泉中汲取精华，否则将会淤塞沉滞，最终萎谢凋敝。然而，以人性的、建设性的、比较和平的、无痛苦的方式去实现变化，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包括中华文明在内，大多数文明的常例是：变化遭到激烈的抵抗，直到爆发一场革命，犹如洪水决堤，把一切彻底颠覆。

剑桥却大相异趣。悠悠八百载，剑桥的发展史呈现出一个最耐人寻味的特点，我在本书的探索中谓之为“变化的同一”，也就是变化性与连贯性之间的完美平衡——一边不断调整自己，一边保持昔日的最好元素。这种技巧，尤易发育于一种受到天然保护的环境，譬如一个数百年间从未被外力征服的岛国，无怪乎我会发现，“变化的同一”模式在日本和英国发展得最为充分。但是，对于辽阔、自信而强大的当代中国，这种模式同样也不失为一条值得探索的进路。因此本书试图论说，什么样的政治、社会或文化机制既能保障相当快速的变化，又不会将昔日之善破坏殆尽。

专门为中国读者写一篇序言，此中的另一份愉快是证明我个人对中国读者的尊重和喜爱，同时确认一条由我而起的公共纽带。就个人感情而言，在我访问中国的大学和城镇时，在我与中国学生和中国同行的无数次对话中，我遇到的所有人都以他们的开放、好学、变通、敏感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他们是极好的交谈对象，善于倾听，言辞合理，不带偏见，而且举止得体。他们那著名的殷勤好客和幽默风趣，更是自不待言。这一切特质，构成了他们未来大步发展的良好基础。

关于那条令我感慨不已的公共纽带，我想提请中国读者特别注意本书正文已经提及的一件事情，即通过我本人而促成的一种中英联系，以此结束这篇简短的序言。

——恕我寡闻，我担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足足三十多年，才初次听说，若干年前一位赫赫有名的中国诗人曾与我们学院发生过一些联系。我进一步追踪这个故事，终于获闻徐志摩的非凡经历和他 1920—1922 年在国王学院的逗留。我听说，其间他将他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转移到了阅读英国的浪漫主义诗篇上，于是开始了诗人和作家的崭新事业。初别剑桥时，他写了两首诗表达他的深深眷恋，一首叫做《康桥再会吧》，另一首是《再别康桥》。^{*} 我得知此事后，立刻设法拜读了这两首诗的译文。尔后，当我在徐志摩热爱的街道上和花园里散步时，我再三地玩味其诗，反复地揣摩其人。我发现我自己因他的词句而苏慰，而感动。我蓦然意识到，在我即将离开我执教三十余年的社会人类学系而告退休的时刻，我也在说“剑桥再会吧”——虽不是彻底的道别，^{**} 却至少是对我的一部分剑桥经历的道别。

我与徐志摩的生命和情感开始交织。徐志摩对剑河之畔诸学院后园的眷恋，他对国王学院桥边那棵“金柳”的思慕，与我自己对国王学院的爱融成了一体。我的爱，是知性的、美学的，也是社交的。结果，我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一名最起劲的谈判家，促成国王学院在桥头立起了一块三吨重的白色北京花岗石——中国朋友称之为“汉白玉”——纪念碑，上面镌刻

* 第一首较长，写于 1922 年，第二首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一首，较短，写于 1928 年。“康桥”即“剑桥”旧译。凡标 * 号者皆为译注，其他为原注。

** 作者退休以后，虽离开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教学岗位，但按例继续保持国王学院院士的身份和各项权利，故曰“不是彻底的道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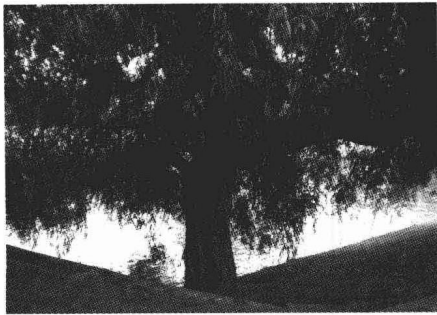
着徐志摩的几行诗。我还参与了一份协议的达成：在纪念碑几步开外，种上一棵新的柳树，万一那棵旧日的“金柳”不幸死去，即可取而代之，以保“既变化又连贯”的进程绵亘千秋。最近，徐志摩纪念碑的匿名捐献者任命我为“纪念碑守护人”，我深感光荣。现在，能以徐志摩纪念碑守护人的名义，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位中国诗人曾经体验并且如此热爱的剑桥大学，我宁不自豪！

这块纪念碑、这位中国诗人、我作为剑桥人对剑桥的了解、我最近作为访客对中国部分地区的认识，这一切元素结合起来，令我满怀希望：我们一定能携手共建一个美好的世界，在那里，战争、侵略、不平等、冲突、资源浪费、怨恨将连根拔除，和谐、宁静、求知、互相宽容、尊重智识的价值观将蔚然成风。这些美德，其实早已是中国和剑桥——前者是地球上最古老和最伟大的文明之一，后者是地球上最古老和最伟大的两所英格兰大学之一——等最伟大的人类实验场的核心精神。我殷殷期待中国读者：掩卷之后，你们的心中将燃起同样的希望，你们的生命和事业则将更加充实和丰富。

艾伦·麦克法兰

写于剑桥八百年华诞

2009年7月20日剑桥近郊的洛德



献给莎拉——我剑桥岁月的伴侣

目 录

图片目录及说明·····	1
序·····	1

剑桥历史

1. 奇特的幸存·····	13
2. 变化的同一·····	30

剑桥文化

3. 魅影·····	47
4. 文化·····	67
5. 政治·····	83
6. 节律·····	90

剑桥社会

7. 习惯·····	111
8. 学院制·····	129
9. 共同体·····	149

10. 结社 168

剑桥思想

11. 教育 191

12. 创造力 207

13. 发现 221

章外章 1: 古今巨匠 237

章外章 2: 采访手记 256

剑桥大学诸学院一览 267

人名英中对照表 271

图片目录及说明

封面图片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夜景

国王学院礼拜堂(左)倒映在剑河中;吉布斯大楼掩映在一棵古老的柳树背后(中);白昼会有平底撑船穿过桥洞(右),滑行在剑河上。照明灯仅在重大场合燃起,如圣诞前夕英国广播公司到此录制“九经颂歌礼”的时候。

[摄影:肖恩·T.麦克休]

封底图片

(1)艾伦·麦克法兰在国王学院礼拜堂的屋脊上,2008年

艾伦·麦克法兰站在国王学院礼拜堂的屋脊上,他的右边可见到礼拜堂的一支锥形雉堞,他的背后是他数十年来生活和工作的剑桥城。

[摄影:博鲁特·皮特林]

(2)国王学院后园

剑河穿行于一系列学院背后,形成一道特殊的风景线,称为“后园”。这是国王学院的一段后园。艾伦·麦克法兰作为国王学院院士,经常行走于此。中国诗人徐志摩1920年代与国王学院发生联系的时候,或许也曾在这里一边走,一边构思他的几首早期诗作。

[摄影:莎拉·哈里森]

扉页图片

木刻

一位教师给一群学生授课,室内散放着书籍。剑桥大学创始于中世纪,其后在漫漫八百年岁月中继续将教育事业发扬光大。这幅木刻来自克里斯托弗·赫西所著《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礼拜堂》(伦敦,1926年),第22页。赫西并未说明这幅木刻的内容、时间和来源。

“致中国读者”附图

(1)徐志摩纪念碑

1920—1922年间徐志摩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发生联系,其间他深受济慈、雪莱、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英国诗人的影响,从此成为了一位诗人。就在这座纪念碑附近,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再别康桥》。为了纪念徐志摩,国王学院于2008年夏立起了这座汉白玉纪念碑,碑文由徐志摩家乡的一位居民书写。

[摄影:莎拉·哈里森]

(2)徐志摩的“金柳”

剑桥诸学院的很多树木都有古老而煊赫的历史,如基督学院的约翰·弥尔顿的桑树,以马利学院的东方悬铃树,等等。这是国王学院桥畔一棵古老的柳树,极可能是徐志摩的“金柳”,近日国王学院在它附近立起了一座徐志摩纪念碑。

[摄影:莎拉·哈里森]

“序”附图

艾伦·麦克法兰和外孙女莉莉在家中书房,2004年

书房内两台电脑与一排排图书相映成趣,折射着信息媒介的变革,这番变革,在笔者数十年来目击的剑桥诸多现象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现象。

[摄影:莎拉·哈里森]

正文插图

图 1:13 世纪剑桥地图	11
图 2:19 世纪剑桥地图	12
图 3:伊利大教堂	16
图 4:国王学院古桥和驳船	18
图 5:三一学院图书馆和剑河	31
图 6:剑河上的撑船	37
图 7:剑桥大学和剑桥市中心鸟瞰	45
图 8:七叶树和参议院	46
图 9:学院后园	50
图 10:国王学院礼拜堂扇形穹隆	59
图 11:国王学院夜景	62
图 12:三一学院回廊	69
图 13:三一学院大庭院	73
图 14:院士会合室	87
图 15:院士花园	91
图 16:院士“私室”	94
图 17:国王大道和国王学院礼拜堂	109
图 18:国王学院礼拜堂一景	110
图 19:三一学院图书馆	116
图 20:国王学院吉布斯大楼	120
图 21:国王学院图书馆夜景	131
图 22:学院礼拜堂	140
图 23:国王学院餐厅	150
图 24:老卡文迪什实验室	178
图 25:费茨威廉博物馆	181
图 26:浴酒馆夜景	189

4 图片目录及说明

图 27: 鹰酒馆夜景	190
图 28: 威廉·华兹华斯	200
图 29: 查尔斯·达尔文	202
图 30: 欧内斯特·卢瑟福在老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工作间, 1930 年代.....	211
图 31: 艾萨克·牛顿塑像	217
图 32: 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	222
图 33: F. W. 梅特兰	226

序

命笔之初,我以为我会写出一篇简短的实用性文字,解释剑桥大学的运作。当时我意识到,在我执教的后二十年,较之我执教的前二十年,剑桥学生的背景已极为不同,研究生的来源更是大不一样。而今有许多学生来自英国以外,甚至欧洲以外,这最新一代的学子们发现,他们不仅需要在这里学习全新的治学技能和理论知识,而且需要在一种他们常感陌生的(英国)文化中艰难航行、在一套错综复杂的(剑桥)传统中苦苦摸索。

在我为这样一群读者写作的过程中,我又逐渐意识到,本书的潜在受众恐怕不止是来自亚洲的学生,*或许还包括更广泛的朋友和同侪;许多来自美国、欧洲各国乃至英国各地的人,好像也对剑桥困惑不解。我蓦然想起了我自己的经历:纵然我1971年成为国王学院院士,1975年担任剑桥大学讲师,1981年升任高级讲师,1991年终成教授,我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却非一蹴而就。将我1971年以来的积年经验形诸文字,以便他人能在我的陪同下采取几条捷径,显然是值得一试的事情。

动笔不久我又发现,这本书还写到了另一个问题。就个人而言,这个问题是:我靠什么探索世界;广义而言则是:人类发明创新的源泉和条件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个我已研究经年的主题,我早已认识到,除个人因素

* 作者的初衷是为中国留学生写作本书,故特别提到亚洲。参见“致中国读者”。凡标*号者,皆为译注,其他为原注,以下均此。